

昌
眼
鏡

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



· 在三个代表旗帜下 · 丛书



送你一片艳阳天

南京军区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送你一片艳阳天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送你一片艳阳天/葛逊、吴国平等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33-1685-3

(在“三个代表”旗帜下)

I. 送… II. ①葛…②吴…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4342 号

书 名: 送你一片艳阳天

作 者: 葛 逊 吴国平等

责任编辑: 殷 实

装帧设计: 阎可钦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 //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2 千字

印 张: 9.125

印 数: 1—32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85-3/I·1347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廉政委	葛 逊 郑敏强 汪爱平 / 1
中国飞龙	何 况 / 28
前勤先锋	葛 逊 / 58
向着太阳奔去	葛 逊 建 华 朱宝定 / 93
一个城市的精神瑰宝	程关生 方宏向 / 131
2003：淮河永远不会忘记	王浩钟 宋合庆等 / 142
归来	龚 怡 / 161
非常勇士	张德崇 / 168
血染的忠诚	吴国平 孙军红 张德崇 / 189
送你一片艳阳天	何秋生 / 219
爱的力量	许岩胜 / 240
在马克思的帆影里……	柳江南 / 262
锋利的刀子	吴国平 / 282

廉政委

◎葛 逊 郑敏强 汪爱平

1990年的金秋时节，范匡夫被任命为金华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那一年，他45岁。

金华，古称婺州，历史上素有“小邹鲁”之称。诗词戏曲，辈出杰作，文章书画，代有名家。名列“初唐四杰”的骆宾王，文惊朝野；首创“渔歌体”的张志和，誉满词坛；陈亮是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政论气势纵横、笔锋犀利，词作盛情激越，风格豪迈；宋濂为明初一代文宗。唐代名僧贯休的《十六罗汉图》，世称画苑瑰宝；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的《笠翁十种曲》等剧作，至今艺坛流传。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的斗牛与婺剧，历久不衰。而在当代，吴晗的文，冯雪峰的论，艾青的诗，黄宾虹的画，无不熠熠生辉。

然而数尽金华的人杰地灵，可以说，真正对范匡夫造成深远影响的，还是离金华市区约70公里的义乌何里乡分水塘村。

81年前，29岁的陈望道就是在浙西南的这座偏僻的村落农家

木屋的油灯下，翻译了中国共产党人启蒙立身的“圣经”——《共产党宣言》。多少年来，这个小小的山村一直是范匡夫心中的一块永恒的“圣地”。

入党 35 年来，这部伟大的经典一直摆放在范匡夫的案头，人与书在默默地进行相互间的审视和交流。

—

在金华军分区，第一个与范匡夫认识的人，是军分区政治部干事夏刚。

1990 年 9 月 18 日，夏刚在省军区机关参加一个业务会议。范匡夫刚从济南军区拿着调令赶到杭州向浙江省军区报到，和夏刚同住在全省军区劳动路第二招待所。军分区领导指示夏刚陪同范匡夫回金华。夏刚找到范匡夫，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范匡夫只说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一早，夏刚去招待所总台结账时，范匡夫拦住他说：“济南军区已给我差旅费，我的账由我自己结。”领导出差，自己结账，这在夏刚当兵的历史上还属头一回。他解释说：“还是我来吧，反正军分区可以报销的。”范匡夫本来就瘦削的脸一下拉了下来，十分严肃地说：“这不行。”

到了军分区后，范匡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济南军区发给他的没用完的 102 元差旅费上交给了军分区财务室。

这件事给夏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马上想到这位新来的领导，是个特别纯朴的人。

一晃 10 多年过去了，范匡夫已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升为军分区政委，并任了两届金华市委常委。夏刚也走上了金华市婺城区人武部政委的领导岗位。

范匡夫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讲认真。

1993年8月，范匡夫的大女儿范帆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录取前，校方派人来分区政审。考虑到他们是为公事来的，分区政治部安排了一桌饭。范匡夫却认为，校方是为他女儿的事来的，不应用公款招待，坚持自己付了这桌饭钱。

1996年2月，范匡夫调到丽水军分区工作。临行前，他把所有公物列出清单，大到手机、电暖器、电风扇，小到一只公文包，还有从俱乐部借阅的《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都一一移交。最后，还问政治部秘书：“你再帮我仔细看看，还有没有漏掉的东西？”

范匡夫经常去省军区参加会议，义乌市是往返的必经之地，他从不麻烦人武部，而是在路边店自己掏钱随便吃一点儿。有一次店老板看他只点了一大碗面条，吃得香喷喷的，不解地问：“看你肩膀上的两条杠四颗星，就知道你在部队是个不小的官。像你这样的官怎么能在我这样的小店吃饭呢？”范匡夫笑笑说：“在你这里吃饭方便好赶路啊，老板，你不欢迎吗？”老板竖起大拇指说：“像你这样的大官，到我们的店里吃饭还是第一个，请还请不到，怎么能不欢迎？”说得大家都舒心地笑了起来。

1996年范匡夫拿到了集资建房的新房钥匙，新房总得装修一下，几家工程队老板抢着要揽他家的活儿。有个老板还悄悄对他妻子说：“你把新房钥匙交给我，啥都不用管，装修好包你满意。”问到装修费，对方回答，这点钱工程队贴得起，你就放心吧。

真是天上掉馅饼，工程队凭什么要为我做赔本生意？范匡夫越想越不对劲，最后心里不禁咯噔一跳：“这不等于变相贿赂吗？这样的工程队，装修水平再高也不能要！”后来他自己到市场找了家装潢公司来装修，一根水管、一块木板、一颗铁钉、一粒黄沙都是自己掏钱。他觉得，花自己的钱装修，住进去心里踏实。

范匡夫走上师级领导岗位10多年，担任金华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也有5年了，加上他是领导干部的先进典型，不只在金华，就是在浙江省，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然而，生活中的范匡

夫，却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角色：身着便服，在不熟悉的人眼里就像个憨厚的老农民，压根没有“州官之气”。送二女儿范愿到浙江财经学院读书，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觉得挺方便。去人武部检查工作，到了吃饭时间，他说什么也不去宾馆酒店，就在食堂和大伙儿一块就餐，吃得挺香。出差住宿，算计着省几个钱，他总是和司机同住一个标准间，觉得挺自然。应邀到衢州市作报告，宾馆房间漏雨，把他的军裤淋湿了，服务员见他是大校，又是来作先进事迹报告的，连赔不是，要给他找条新裤子，他说“没事没事”，穿着湿裤子就上了讲台。

如今，范匡夫已是副军级领导干部，他用的还是军分区几年前给他配发的老式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一直没有换过。而且，这种手机还不是“全球通”，而是金华“本地通”，这样使用起来，他反倒觉得顺心顺手，再说话费也省下不少。他坐的车仍是已不再生产的“标致”。有人劝他换车，他说：“这有什么，车子好差又不是身份、水平的标志。坐什么车是一回事，坐在车上的人想什么、干什么又是一回事。焦裕禄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整天想着工作、想着人民，你能看轻他那张旧藤椅吗？”

二

1995年秋，马文汉由步兵某师副师长调到金华军分区任司令员。这一天，军分区新老司令员交接班，军分区决定以党委名义加几道菜，送老迎新，其他宴请一律不搞。可第二天，司令部又单独宴请了老司令员。听到消息，时任政治部主任的范匡夫就把它摊到了“桌面”上：“我不是跟谁过不去。这是对党的纪律负责。”他认为，党委定下来的事就该照着办，不能随意变更。“老范说得有道理。”当时的参谋长主动表示，由他个人承担宴请的费用。

军分区有个团级干部违纪，范匡夫克服各种阻力对他进行了查

处。前年他转业时，担心会影响安置，多次找范匡夫要求把处分决定拿掉。范匡夫坚决不同意。不久，那位转业干部气势汹汹地来到办公室对范匡夫说：“今天，你不答应我的要求，我站着进来，就准备横着出去。”范匡夫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他。军分区班子里的其他同志也一个口径做工作，最终使他认了错，放弃了无理要求。

今年初，省军区有关部门反映金华军分区一个参谋涉嫌接受了一笔假烟贩子的贿赂，而当事人却拒不承认。这时，有人说了，别再查下去了，查出来分区也没有面子。当时，范匡夫作为先进典型已被推出，上级对他的事迹准备进行更大范围的宣传。按照常人理解，事情抖出来未必是好事。但范匡夫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单位出了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但只要我们的心态正常，不捂不盖，查原因，找教训，先进的牌子即使这次砸了，下次也会扛回来。他坚持一查到底，终于使这位参谋将受贿 5000 元的问题交待了出来。

马文汉司令员是军分区分管财务的一枝笔，这是范匡夫提议、常委集体议定的。范匡夫自觉遵守这条规定，从未亲笔签过一张发票。一天，范匡夫听说马文汉给分区一位老司令报了一笔费用，有些是不符合规定的，执意叫人去军需财务科查看，一查确有此事，共 2000 多块钱，尽管钱不多，但有的开支是该个人出的，不能报销。

“司令，你这枝笔把关要严啊！”范匡夫就此找到了马司令。马司令也很坦然，他告诉范匡夫，老领导难得开口，碍于情面就签字了。

范匡夫知道，马司令是个重感情的人。但还是诚恳地对马司令说：“对老同志关心是应该的，可有些该认真的事还要舍得放下面子。”马司令理解范匡夫，知道这是出以公心，连连点头称是。

“司令，这事说明我们在老干部的管理上还有不足，是不是该制定个规章？”“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久，由军分区政治

部起草，经分区党委常委讨论，一个关于老干部经费使用报销的管理规定出台了。这份管理规定以军分区政治部文件的形式，分别抄送军分区退休的老领导，大家都能自觉照规定去做，几年执行下来，从没有发生过一起违反文件精神的事。

范匡夫任军分区政委不久，发现军分区部门以上领导配发的手机，费用月月超支。通过了解，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军分区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常交往多；二是有的人用公费手机办私事；三是有的人把手机借他人使用。

为了扭转这一状况，在范匡夫提议下，一份以军分区党委名义拟订的控制移动电话费用的有关规定出台了：因私事使用手机，费用一律自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手机转借他人使用；实行个人按月经费包干制度。

范匡夫说到做到，带头实行这一规定，月月自觉交纳手机话费。他的家中，两年来的交费收据一张不少。

1997年5月，是执行规定的第一个月，情况到底怎么样？范匡夫来到军需财务科，调出了每个常委当月的电话账单。

这个月，遇到这样一件事：司令员马文汉因公去北京出差，联系公务，每打一个电话都算长途，花去的手机费超过包干经费300元。不用催问，他如数补交了超额费用。范匡夫大喜过望，大会小会对马司令的行为进行宣扬。马司令带了头，其他常委都自觉仿效，没有一个搞“弹性变通”。过去居高不下的手机话费降了下来。

范匡夫有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不讲原则就没有公正，在一人身上失去原则，在众人面前就失去了说服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就应该不避事，敢管事，管坏事！”在这方面，他是既有“唱功”，又有“做功”。

同级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了问题最难管。范匡夫却主动迎上去，打破情面做工作，每当发现苗头，他都主动靠上去，及时谈心提醒。遇到倾向性问题，“一班人”就集体“搭脉会诊”，见人见事，毫不留情。

前几年，军分区机关集资建房时，少数干部拖欠集资款，家都搬进去住了，还有几户集资款没有交齐，影响了工程经费结算。后勤部门催了又催，还是不见动静。原来，这些拖欠户的眼睛都盯着军分区一位老领导，他欠得最多，有好几万元哪。对此，范匡夫心知肚明：像这样棘手的事情，越拖越难办，弄不好就会拖成“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黑脸”是非唱不可了。

范匡夫及时召集常委会研究房款的收缴问题，“一班人”思想统一，一致认为，要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关键是要做通老领导的工作，但这位老领导的工作由谁去做，能不能做得通，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范匡夫当场拍板：必须限期向拖欠集资款的住户追缴，而且要按规定交足滞纳金，这位老领导的工作由我来做。

当时有人劝他，他是你的老上级，你去了他不给面子怎么办？他家与你家门对门，如果谈僵了怎么办？是不是先派个部门领导前去探探路，一旦谈崩了，也有个回旋余地。可范匡夫却说，在困难和矛盾面前，当领导的不能上推下卸，丢我个人面子事小，维护政策规定事大；我去了即使下不了台，也表明了党委的态度和决心；再说，我自己去了，是对老领导的信任，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觉悟。

当晚，范匡夫敲开了这位老领导家的门，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老领导是通情达理的，不仅带头交了拖欠款，还按规定交了6000元的滞纳金。

3年前，军分区有两名部门领导工作变动，两个人的手机都是公家配发的，可过了好几个月仍没有上交。业务部门催问时，两人都提出将手机折价处理带走。问题反映到了范匡夫那里，他当场表态：人员变动，公家的东西必须移交。他主动找这两名部门领导谈话，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最后，他们愉快地办理了手机移交手续。

讲原则也许会得罪人。对此，范匡夫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你得罪了一个该得罪的人，就会有許多同志真心支持你；被得罪的

人时间长了，也会理解你；即使大家一直不理解，只要你自己干净，也不用担心——因为正直无私是无敌的。

三

2000年，金华军分区有3名士官服役期满，要在金华市安置。相对而言，士官与转业干部相比，安置更难。他们准备托关系、找门子，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范匡夫把他们请到办公室，郑重地说：“我就不相信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不了你们的安置问题。你们什么门子也别找了，咱们就靠政策来办成这件事。”他向市长和市委书记汇报后，在他们的支持下，找到有关部门，发动大家挖掘安置潜力。结果，这3名退役士官，一个进了土管局，一个进了总工会，一个进了市教委。3个人都没有花一分钱。

这些年来，范匡夫先后帮助78名转业干部和士官联系安置工作，为30多名干部家属、子女解决就业、入学、入托问题，但没有沾过别人一滴酒，抽过别人一支烟。

“政委，这一次，你无论如何不要再推辞了。”去年盛夏的一天，军分区服务社女职工小尹和丈夫曹新池第三次敲开了范匡夫的家门。

小曹是空军某雷达团的士官，去年转业，按规定可在金华安置，但在金华他们举目无亲。他们听人说，范政委热心助人，就慕名请范政委帮助。初次登门，两口子专门上街买了两盒高丽参。范政委问明来意后，对小曹说：“你的事符合政策，我一定尽力相助，但礼我不能收。”

“范政委连礼物都不肯收，会不会……”时隔不久，小曹夫妇见安置的事还没消息，又把礼品送上门来了。他们不知道，自打上次他们来后，范政委就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现在地方普遍实行用人制度改革，要联系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是件易事。看着他们

焦急的神情，范政委安慰道：“我是军分区的政委，小曹安置有困难，帮助你们解决是我分内的事，你们还是把东西拿走吧。”

没过多久，在范匡夫的帮助下，曹新池终于被分配到市外贸局工作。他打心眼儿里感激，过去连认都不认识的范政委真的帮了他这个大忙。两口子一合计，如今工作问题解决了，去感谢政委一下，这礼他总会收下吧？于是他们俩又拎着礼品，揣着装有2000元现金的信封，再一次登门酬谢。

“快拿走吧，我连干部的礼都不收，怎么能收你们的。”范匡夫耐心地说，“你们两家都在农村，父母都生病，孩子出生不久，家中比较困难，再说我的日子比你们好过得多，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送礼呢？”

范匡夫要他们说出真心话，小曹夫妇告诉他说，眼下就兴这个，不送礼办不成事，礼不送出去心里不踏实。这件事给了范匡夫很大的震动。他感到，两瓶酒，几条烟，或一个红包，价值有限，而群众对党的信任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收不收礼，不能看社会上流行的风气怎么样，左邻右舍做得怎么样，而要看党的要求怎么样，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身为共产党员，就应该站在党的根本利益的高度上对待廉政，要有一种保持廉洁的决心和信念，有一种长距离全方位较量的韧劲。

说起范匡夫拒礼的事，金华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宋雅宏感受最深。小宋原来是驻金华某团的军务股长，1998年，部队因精简整编决定他转业。小宋是丽水人，妻子在金华工作。他老家的一个邻居转业前当过范匡夫的上级，给他写了一个便条，让他去找范匡夫帮帮忙。小宋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心里七上八下地走进范匡夫的办公室。范匡夫看了信，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就让他回去了，前后不到10分钟。小宋回家后，妻子连声问道：“找到范政委没有，他肯帮忙吗？”小宋说：“人是见了，但他没有表态，恐怕没什么指望。”妻子一听泄了气：“范政委跟我们非亲非故，你空着手去找人家，他怎么可能帮你呢，还是另做打算吧。”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小宋突然接到范匡夫打来的电话，问他去市公安局工作怎么样。小宋听了一阵高兴，赶紧说：“太好了。”原来，小宋走后，范匡夫就打电话到他所在部队了解情况，得知小宋的素质和表现都不错，转业前还立了三等功，便认真地向金华市公安局推荐了他。小宋的妻子闻讯后，简直不相信安置的事就这么顺当地办成了，她叫小宋赶紧带点东西去感谢一下范政委。小宋说：“不行，分区的人都说，范政委帮人办事归办事，礼是一概不收的。”妻子又说：“哪有这种事，现在找人办事不怕送礼，就怕没处送。人家范政委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不送点礼表表心意，那就是我们不懂事了。”妻子说完，用信封装上一沓钱，一定要小宋去登门道谢。但范匡夫一见小宋送礼上门，立即把脸拉下来了：“你啥时也学会这一套了？咱们都是当兵的人，即使脱下军装，也不能沾染送礼这种坏习气！”小宋虽然挨了一顿“撻”，面子上虽然下不来，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赶紧收起钱告辞了。

小宋见工作安置已经有了着落，原先准备的活动费也没有用，就趁报到前的空闲时间，带着家属小孩外出旅游了一趟。途经江苏连云港时，妻子又提出：“这次实际上是用范政委帮我们省下的钱玩了一趟，给他带点外地的土特产，该不过分吧。”两口子一合计，就给范政委捎回了300元左右的海货。范政委见小宋提来一包东西，没让他坐下，又严肃地说：“你怎么又来这一套，当初我是看你的表现不错，又立过功，才推荐了你，接收你是公安局决定的。领导为部属办事是应该的，这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我的义务。我不明白，你老是给我送礼干什么？今后你在公安部门工作，是不是不收好处，就不给人家办事了？”一番话说得小宋眼泪汪汪的，但在他被泪水模糊了的视线里，身体瘦削的范政委却是那样的威严、那样的高大！

金华市委书记郑尚金对笔者说：“生活中有的人既不干净也不干事，有的人干净但不干事，有的人干事但不干净，有的人既干净又干事。范匡夫就是这最后一种难能可贵的好领导。”

四

“生命靠运动，升官靠活动。”这是许多人信奉的一条“官经”。

在金华军分区，你如果想走门子找范匡夫求情给自己挪动位子，那你就“死定了”。那些找过范匡夫跑官要官的人，没有不碰壁的，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垂头丧气而归。

1998年，一位参谋想到自己兵龄较长、年龄不小，迫切地想当科长，觉得如果能趁早弄个实职，将来转业安排工作就能多个“硬件”。他四下活动，多方说情。对他这种跑官要官的做法，范匡夫明确表态，一是不用，二要批评。这位参谋无计可施了，抬出曾是范匡夫老领导的亲戚来求情。

他这位亲戚跟范匡夫比较熟悉，几次打电话找范匡夫，可范匡夫就是不开这个口子，还请老领导帮忙，教育教育这位参谋，让他淡化“官念”，安心本职。至此，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天下班后，范匡夫专门约请这位参谋来到办公室里，面对面谈了一次话。

“俄国作家普希金写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你看过吗？”范匡夫和颜悦色地问。

一听范政委没有批评自己，而且开口与自己谈普希金的作品，这位参谋感到这次“有门”，连忙回答：“看过，看过，我最爱看普希金的作品了。”

“那你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听。”这个问题也没有难倒这个参谋。

“一个渔夫救了一条金鱼，金鱼想报答渔夫夫妇，问他们需要什么，渔夫的老婆要了一件又一件东西，金鱼都一一给予了满足。后来，因为渔夫老婆贪得无厌，金鱼只好把所有的赠予都收了回去。渔夫老婆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

故事讲到这里，这位参谋似乎明白了什么，吞吞吐吐地说不下去了。

“我们是共产党人，可不能学那个贪得无厌的渔夫老婆啊！”

范匡夫起身送客，临出门又是一番敲打。

在军分区的干部大会上，范匡夫曾郑重宣告：“公道用是最大的公正，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提拔使用干部凭什么？凭素质、凭政绩、凭公论。当领导的要把这个‘用人之旗’举得高高的，不能当跑官要官者的俘虏，真正在用人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站起来。官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的，谁跑谁要，挂起不动。”

一次，某人武部一个干部，盯上了空缺的科长位置。按照资历、能力，他是合适的人选，人武部也推荐了他。军分区党委研究时，认为这个人平时自我要求不是很严，决定先放一放。这位干部见自己提升的事老是没有着落，便跑到军分区疏通关系。一个双休日的上午，那位干部带着妻子摸进范匡夫的家。

“政委，我们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个工艺品。”

“你是为调职的事来的吧！”范匡夫一见面心中就有了数。

见范政委把话挑明，那位干部也不兜圈子，实话实说：“政委，你了解我，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好好工作的。”

“就凭这，说明你思想素质还有差距。”范匡夫亮了底牌，响鼓也用重槌敲：“你不知道咱军分区提拔使用干部的规矩吗？党委定了的，找我这个政委也没用，你要多从自身找差距。”一听这话，夫妻俩不甘心。“政委，他岁数不小了，再不用就没机会了，请关照关照。”那位干部的妻子急得流下了泪水。

“别难过了，机会还会有的，干好工作是第一位的，条件够了不用跑，条件不够跑也没用。”范匡夫搬起工艺品，叫他们带回。夫妇俩心存侥幸，丢下东西，快步走掉了。范匡夫打电话追，叫他们把东西拿走，他们不但不来，还在电话中请范匡夫多关照。

“这样的干部就是要放一放。”范匡夫把这位干部上门活动的事告诉了政治部。不久，他利用到人武部考察工作的机会，把工艺品

带给了那位干部。

县级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后，上级明文规定人武部主官不得在家乡任职。分区党委决定，将一名人武部部长从原籍交流到异地。这个部长考虑到这次交流不仅离开了富裕地区，而且会丢掉地方党委常委的兼职，因而不愿意去。他三番五次找范匡夫软磨硬缠：政委，你抬抬手就过去了，实在不行我明年转业。要不要较这个真？范匡夫思想上也有一些矛盾。论个人感情，他和这个部长确实不错，再说，现在上面又有人打招呼，再坚持下去就要得罪人了。左思右想，范匡夫还是认准一条，作为一级党委，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而是不能跟政策规定过不去；我宁可得罪一个人，也不能得罪一世人。他先后 10 多次找这个部长谈话，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最后一次，他严肃指出，上面你也不要找了，再找也没用，你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我是分区党委书记，你要怪就怪我。军分区党委班子其他成员也一个口径做工作，终于使这个部长如期去了新单位，后来工作干得很不错。

权力是一块试金石。权为谁用，如何用权，是对领导干部的一大考验。无论是选拔干部，还是做出决策，范匡夫和党委一班人总是坚持出以公心，严守原则，公正办事。

自 1997 年范匡夫担任政委以来，由于坚持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金华军分区共提升干部 92 人，调整交流干部 200 多人次，安排转业干部 78 人，工作顺风顺水，无一人纠缠，无一人告状。对此，官兵们的评价就是两个字：公道。

五

“公众关注的敏感问题，决不能在‘暗箱’里操作，一定要放在阳光下作业。群众监督的机制形成了，党内滋生腐败的土壤就铲除了。”在军分区，人们把范匡夫的这段话称为“范式定理”。